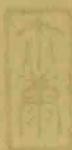


春  
季  
刊



# 上海 魯迅研究

上海 魯迅紀念館  
**SHANGHAI LUXUN MUSEUM**

春

2016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上海  
鲁迅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二零一六年 春

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鲁迅研究.2016.春 / 上海鲁迅纪念馆编. —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520-1388-7

I . ①上… II . ①上… III . ①鲁迅研究—文集 IV .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2320 号

## 上海鲁迅研究 2016 春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责任编辑: 章斯睿

封面设计: 包明吉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9.375

插 页: 1

字 数: 23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5520-1388-7/K · 346

定价: 39.80 元

# 目 录

## 鲁迅生平与作品研究

- 鲁迅的早逝及背后的原因 ..... 乐 融( 1 )  
饥饿、食物与物质主义  
——再论鲁迅小说 ..... 王伊薇( 16 )  
从《眉间尺》到《铸剑》 ..... 李 浩( 26 )

## 鲁迅同时代人研究

- “她”与“伊”  
——钱玄同对鲁迅的影响 ..... 施晓燕( 42 )  
沈从文、鲁迅与梅兰芳 ..... 任葆华( 50 )  
鲁迅因何与平林初之辅失之交臂? ..... 陈朝辉( 58 )

## 鲁迅与美术

- 鲁迅与人体美术 ..... 凌月麟( 76 )  
革命与影像  
——《萌芽》上刊登的苏俄美术作品 ..... 乔丽华( 89 )  
鲁迅与《一八艺社 1931 年习作展览会画册》的一段  
曲折 ..... 高方英( 101 )  
《夏娃》与《苏珊娜沐浴》  
——记上海鲁迅故居的两幅德国版画 ..... 丁佳园( 109 )

## 史料·辩证

- 鲁迅与中国书店 ..... 张 翔 吴萍莉(121)  
介绍新发现的顾琅资料 ..... 徐昭武(128)  
口述与笔谈 ..... 裴士雄(134)  
新发现鲁迅四言诗偈：我的考证 ..... 王观泉(145)

## 鲁海漫谈

- 托尔斯泰、鲁迅与中俄文化交流 ..... 王锡荣(148)  
青年要在文化经典中成长  
——王富仁老师访谈录 ..... 黄恩恩(151)  
在仙台寻访鲁迅 ..... 陈力君(158)  
悼念高信 ..... 纪维周(167)

## 读书杂记

- 关于《田所广海勤务日志》 ..... 章 赀(171)  
读《田所广海勤务日志》 ..... 洪砾漠(179)  
透过照片读鲁迅 ..... 朱圣斌(185)  
读鲁札记二则 ..... 袁良骏(194)  
七月七日长生殿 ..... 王尔龄(201)  
请读鲁迅创作初刊本 ..... 顾 农(203)

## 海外鲁研

- 三德里的“小伙伴”  
——创造社出版部和上海通信图书馆 ..... [日]小谷一郎 王建华 译(205)  
何为“池田鲁迅”？  
——池田大作眼中的鲁迅形象 ..... 卓光平(230)

对日中文化交流的一次考察  
——松本龟次郎的生存之道

..... [日]高桥良江 江枫译(242)

上海鲁迅纪念馆纪事与研究

鲁迅文物的收藏、研究与展示

——兼谈人物类博物馆的科研主线 ..... 顾音海(249)

文教结合新形式

——关于在博物馆开展课本剧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 吴美华(259)

我以我血荐轩辕(独幕剧) ..... 吴美华 编(270)

编后

# CONTENTS

## Researches on Lu Xun's life and Works

- The Reasons of Lu Xun's early death ..... Le Rong( 1 )  
Hunger, Food and Materialism

- on Lu Xun's Novels ..... Wang Yimei( 16 )  
From *Mei Jianchi* to *Forging The Swords* ..... Li Hao( 26 )

## The Study of Lu Xun's Contemporaries

- “Ta” and “yi”—the influence of Qian Xuantong on Lu Xun  
..... Shi Xiaoyan( 42 )  
Shen Congwen, Lu Xun and Mei Lanfang ..... Ren Baohua( 50 )  
Why Lu Xun missed Hirabayasi hatsunosuke  
..... Chen Zhaohui( 58 )

## Lu Xun and Arts

- Lu Xun and Body Arts ..... Ling Yuelin( 76 )  
Revolution and Images—Russian works of art published  
in *Meng Ya* ..... Qiao Lihua( 89 )  
The story of Lu Xun and *Catalog of Eighteen Art Club's assignments exhibition in 1931* ..... Gao Fangying( 101 )  
*Eve and Susanna in The Bath*  
—Two German prints in Shanghai Lu Xun's  
Former Residence ..... Ding Jiayuan( 109 )

## **History · Textual Research**

### **Lu Xun and Chinese bookstore**

- ..... Zhang Xiang & Wu Pingli(121)  
Introduce newly discovered information of Gu Lang ..... Xu Zhaowu(128)  
Oral and Written Discussion ..... Qiu Shixiong(134)  
My research of the new discovery of Lu Xun four  
character poems ..... Wang Guanquan(145)

### **Random Talk on Lu Xun**

- Tolstoy, Lu Xun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 Wang Xirong(148)  
Youth to grow in culture classic  
—Interview with teacher Wang Furen ..... Huang Enen(151)  
Search Lu Xun in Sendai ..... Chen Lijun(158)  
Mourn Gao Xin ..... Ji Weizhou(167)

### **Book Reviews**

- About *Tadokoro Tadokoro's Diary* ..... Zhang Qian(171)  
Read *Tadokoro Tadokoro's Diary* ..... Hong Limo(179)  
Read Lu Xun from photos ..... Zhu Shengbin(185)  
Two notes of reading Lu Xun's work ..... Yuan Liangjun(194)  
On seventh day of seventh moon, in the palace

- of Long Life ..... Wang Erling(201)  
Read the first edition of Lu Xun's work ..... Gu Nong(203)

### **Lu Xun's Studies Abroad**

#### “Little Fellows” of San Deli

- Publications of The Creation Society and Shanghai

Communications Library Department	
.....	[Japan] Kotani Junichiro,
	Translated by Wang Jianhua(205)
Lu Xun's image in the eyes of Daisaku Ikeda	
.....	Zhuo Guangping(230)
An exploratory of Japan-China Cultural Exchange	
—Matsumoto kamejirou's survival	
... [Japan] Yoshie Takahashi , Translated by Jang Feng(242)	
<b>Research and Chronicle in Shanghai Lu Xun Museum</b>	
Collection , Research and Display of Lu Xun's heritage	
—Research of Character museum .....	Gu Yinhai(249)
The new situation of Cultural combined with education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on Teaching textbook	
by drama at the museum .....	Wu Meihua(259)
One-act play named <i>I give my life for the motherland</i>	
.....	Wu Meihua(270)
<b>Editor's Notes</b>	

### 鲁迅的早逝及背后的原因

乐 融

鲁迅生于 1881 年，逝世于 1936 年，享年 56 岁，按照过去的说法“人生五十非为夭”，鲁迅寿命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本不算短。但是，二弟周作人 1967 年去世，活了 82 岁；三弟周建人 1984 年逝世，寿命更长，享年 96 岁。如果与他两个兄弟相比，鲁迅是他们三兄弟中去世最早也是寿命最短的一位。鲁迅的母亲寿命也很长，享年 86 岁（1858 年—1943 年）。从遗传角度来说，儿子一般遗传母亲，在基因上，周作人和周建人都继承了母亲的长寿因子，鲁迅也应该有长寿的因子，然而鲁迅却只活了 56 年。

是由于鲁迅在三兄弟中体质最差？或是先天不足？还是另有原因，这恐怕要从鲁迅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中去寻找。

### 小康人家的困顿

鲁迅的家族在浙江绍兴，算得上一门望族，做官经商且都不说，单是人丁的繁衍，就相当可观，所以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周家已经在绍兴分居三处，彼此照应，俨然是大户了。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介孚公），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绍兴城并不大，像周福清（介孚公）这样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自然能赢得一般市民的敬畏。

周家门上那一钦点“翰林”的横匾，正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本来鲁迅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人生轨迹就是读书、科举、做官，光宗耀祖。但是，世事难料，一场科场舞弊案让鲁迅的生活急转直下，这是他祖父周福清闯下的一场大祸。

1894 年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岁，为庆祝六十岁万寿，科举特开恩科，乡试提前一年，就是在这次乡试中，发生了鲁迅祖父周福清贿赂主考官的大案子。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同治十年辛未年进士，后任清朝内阁中书，鲁迅父亲周伯宜是周福清的大儿子，周福清对大儿子寄予厚望，希望他也像自己一样，科举成名中进士，但周伯宜考中秀才后却屡屡不中。当时清朝的官场作弊成风，周福清（介孚公）想疏通官场，助儿子一臂之力。这年周福清丁忧在家（周福清的母亲于壬辰除夕，即 1893 年 2 月 16 日去世，按照清朝制度，官员可回家守孝三年，即“丁忧”），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的名单一公布，正主考殷如璋是周福清同年进士，颇有点交情。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说：“……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请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人当然另有酬报。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跟班’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正在正主考船谈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由此事情败露，周福清入狱被判死刑。为了疏通关节，鲁迅的母亲变卖资产，向官府层层送礼，几经波折，周福清才由死刑变为“监候斩”，也就是说，周福清的命可以暂时保住，但每年行刑的时候他仍有被处斩的危险。于是家里人为保全他的性命，每年都要用大量的钱财去送礼，去贿赂官员。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六七年，周家元气大伤。鲁迅曾回忆：“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

时还被称为乞食者。”<sup>1</sup> 鲁迅一生中对此事说得并不多,但是,在这字里行间透露着阵阵寒意。有时候,受伤很深的事,往往当事人说得最少,甚至要刻意回避。对鲁迅来说,这件事对他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的冲击最大,因为,13岁的他是长兄,已经懂事,下面两个弟弟一个比他小4岁,一个小他7岁,还懵懵懂懂。由于科场舞弊案的株连,父亲周伯宜被革去秀才功名,这对鲁迅父亲来说无疑是沉重打击,不久开始吐血,病情不断加重,身为长子,尚未成年却已懂事的鲁迅不得不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饱尝人间冷暖,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甚至连心肝”<sup>2</sup>,每天他都要奔走于药铺与当铺之间,花了无数的钱治病,父亲的病仍未医好,周伯宜于1896年10月离开了人世。家道的衰败,遭遇白眼,得不到帮助,使鲁迅认识到了世态炎凉,他决定“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sup>3</sup>

### 兄弟失和的影响

由于少年时期在绍兴的种种遭遇,又由于见识了外面的世界,尽管鲁迅从日本回国后,曾短暂地在绍兴居住、工作过,但是,自从卖掉祖屋后他再也没有回来住过,甚至很少提到绍兴。鲁迅对两个弟弟,尤其是与他一起留学日本、有着共同爱好和事业的周作人,关怀备至,听说北大需要教希腊文学的教授,马上介绍他来北京,“兄弟怡怡”是他们当时的写照。鲁迅曾留心家乡绍兴的文献,编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1915年),署名却写二弟周作人,搜集古小说逸文,成《古小说钩沈》,原也想用周作人的名字刊行,对于二弟周作人,鲁迅可以奉献自己的所有,包括名和利。1919年他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出售后,就在北平购得公用库八道湾一所大宅,空地极大,鲁迅曾对好友许寿裳说:“我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sup>4</sup> 好友许寿裳戏称:“可以开运动会。”<sup>5</sup> 鲁迅那时并无子息,但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钟爱侄儿们,视同己出,处处为他们考虑。他亲自买建材,设计房屋,里里外外一个

人忙得不亦乐乎，并把八道湾周宅最好的位置后院给两个弟弟的家庭和母亲、朱安，自己却住在进门的地方，要为这个大家庭“保驾护航”。想从此安安稳稳地在北京过太平日子，用不着在绍兴看家族里面守旧人士的白眼，也用不着遵守家乡的陈规陋习。

当鲁迅带着一家老小定居北京，憧憬着从此大家庭团聚在一起的和谐生活，可是现实并不如他所愿。教育部欠薪，大家庭的生活开销却并没有相应地紧缩，鲁迅只能不断地举债。综观 1920 年日记中，多为借还债记录，几乎是在借债中度日。那时候，这个大家庭的开销是由鲁迅和周作人承担的，周作人刚到北京，工资低一点，鲁迅在教育部工作多年，又在高校兼职，收入高一点，鲁迅没有儿女，开销并不大，他却把全部收入交给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由她当家。作为长兄的鲁迅愿意多承担起责任，认为一家人能和睦地住在一起，是自己心里的理想。然而裂痕在悄悄出现，鲁迅却毫不察觉。被视若同体的二弟周作人突然有一天发难，1923 年 7 月一个闷热的日子，周作人写了一封信交给大哥，那是一封绝交信，上面这样写道：“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在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的，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7 月 18 日，作人。”寥寥几行，将几十年来兄弟间的恩义，交割得清清楚楚，干干净净。鲁迅万没想到，曾经是那样亲密的兄弟，形影相随的二弟，竟会以这样一种绝情之态，置自己于死地。他在收到二弟绝交信当天的日记上记载：“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sup>6</sup> 他很希望能与老二当面沟通，解释一下，或问清缘由，没想遭到周作人的断然拒绝。为避免矛盾进一步升级，鲁迅又一次体现出长兄风范，立马搬出八道湾十一号，住到临时租用的砖塔胡同。第二年春夏，他购下阜成门宫门口西三条胡

同内一所小四合院,将母亲与朱安从八道湾十一号接过去住。初夏某日,他走进八道湾十一号,想取回一些书物,没想到又与周作人夫妇发生一场激烈冲突。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sup>7</sup>从那一回后,兄弟俩此生再无相见之日。兄弟失和在鲁迅心头留下的伤痛,始终如影相随,伴随终身。由此看出,兄弟失和,原因出自二弟周作人太太羽太信子,尽管她的出身并不富裕,嫁到中国后,生活上却极尽奢华,鲁迅作为长兄,叮嘱周作人几句,要他规劝自己老婆节约一点,引起羽太信子心中的嫉恨,但羽太信子表面的恭敬蒙蔽了鲁迅,以为接受了他的规劝。事后兄弟俩都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力,始终没在任何公开场合谈论其中的是非曲直。老大鲁迅在文章中只字未提兄弟失和之事,老二周作人也在文章中闪烁其词,引起圈内外人士的无数猜测,至今还众说纷纭,成为鲁研界的一桩悬案。

周氏兄弟失和,作为长兄鲁迅又一次在心理和生理上受到极大的冲击,“兄弟永不分家”的誓言被无情地击碎,离开倾注了他极大心血的八道湾住宅后不久,鲁迅生了一场大病,在很长时间走不出阴影,心灵伤口的血一直流到生命尽头。

### 逝世前的最后一场论战

鲁迅晚年多病,1935年末,鲁迅写了一篇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副标题就叫“关于‘舒愤懑’”。这“愤懑”二字可以较为准确地概括鲁迅晚年的心态。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人身体不适无疑会对情绪产生负面影响,但毫无疑问,恶劣的心态肯定会加剧病情,并且使脾气越来越坏,恶性循环。对于鲁迅来说,最使他痛心的并非正面之敌的刀斧,而是友军从背后误射的流弹。1936年鲁迅去世前不久发生的一场“两个口号”论争,正印证了这一点。

1936年7月17日,他给远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写了一封信,谈到当年3月和5月的两次生病,并说:“所谓小英雄们,其实又大抵婆婆妈妈,令人心绪很恶劣。连写信讲讲的勇气也没有了……当发病时,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然而没有办妥,愈令我看穿了许多人的本相。本月底或下月初起,我想离开上海两三个月,作转地疗养,在这里,真要逼死人。”信中所谓“小英雄们”“新英雄们”,系指“国防文学”口号的倡导者周扬、徐懋庸等;“杀我祭旗”是指鲁迅对这个口号持异议之后,对方将“不理解基本政策”“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加诸鲁迅。这就是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期间的真实心境。

其实,这已不是鲁迅来上海第一次得到背后受敌的“待遇”。早在1928年鲁迅刚来上海不久,原来踌躇满志准备一起合作的创造社成员,突然转过身攻击鲁迅为“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甚而是“不得志的法西斯蒂”,令刚到上海的鲁迅措手不及。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国防文学”原来是苏联文学的一个概念,最初由周扬在1934年10月27日《大晚报》上作了介绍。“那时候没有把‘国防文学’当作一个文学运动的口号来提”。<sup>8</sup>一年以后,夏衍在史沫特莱处读到巴黎《救国报》上刊登的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接着,“又从南京路惠罗公司后面的一家外国书店里买到一份九月份的第三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英文版),这上面登载了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日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长篇政治报告,其主要内容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sup>9</sup>由于当时上海的左翼文艺界领导周扬等与党中央高层失去联系,千方百计地想从各种渠道获得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最新决策,这些重要的最新“精神”都立即在左翼文艺界内进行了“传达”“学习”,作为他们对于共产国际会议精神和上级党

组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理解和贯彻。“国防文学”的口号便被郑重其事地提了出来，首先由周立波于 1935 年底发表《关于“国防文学”》，全面倡导和阐述了口号的意义，接着，更在《生活知识》杂志 1936 年 2 月第 1 卷第 11 期上推出“国防文学”特辑。这一口号的中心是呼唤“国家观念”，歌颂“民族英雄”，周立波阐述说：“我们的文学，应当竭力发挥它的抗争作用，应当防卫疆土，帮助民族意识的健全成长，促成有着反抗意义的弱国的国家观念，歌颂真正的民族英雄。”<sup>10</sup>周扬提出：“国防文学就是要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的作家都站在民族的统一战线上，为制作与民族革命有关的艺术作品而共同努力。国防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sup>11</sup>以上观念，粗看起来，似乎没错，但是，它却忽视了当时国民党当局独裁统治及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背景，一厢情愿地以为国民党政府会为了一致对外抗战，改正他们的独裁主义思想，显然周扬等并没有将代表自由民主力量的民族主义与独裁者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具有其潜在的牺牲民主信念的危险。这一点上，鲁迅等人保持相当清醒的头脑，也就是差不多这期间，“左联”解散，更使得鲁迅忧心忡忡。一个象征中国作家民主自由的崇高理想，甚至让多少青年为之付出鲜血与生命的组织，就这样在少数“领导”的操办下悄然而逝了！连鲁迅这样被奉为“精神领袖”的人也不得过问。在鲁迅 1936 年 5 月 2 日致“左联”党团书记徐懋庸信中讲道：“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因此，鲁迅后来拒绝参加周扬等组织的所谓“中国文艺家协会”，立即便引来“破坏统一战线”，甚至“托派”的流言与攻击。在左翼文艺界领导层周扬等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并引起争论的时候，鲁迅一开始是冷静地观察，并没有主动介入。就在这个时候，原“左联”负

责人、也是鲁迅相当信任的朋友冯雪峰作为党中央特派员从延安来到上海，老朋友相见，分外激动，兴奋不已的他却意外地觉察到鲁迅精神状态与自己的巨大反差：“他当晚说的许多话大半已经记得不太清楚，其中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两句话，一句是‘我成为破坏国家大计的人了’，另一句是‘我真想休息休息’”<sup>12</sup>。是的，鲁迅已经身心疲惫了，1936年反复发作的肺病也催促他尽早从“奴隶总管”的皮鞭下脱身出来，好好地休息休息。冯雪峰经过与胡风的认真商讨，着眼于中国共产党在文艺界的长远利益，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并征得了鲁迅的首肯，最后由胡风起草完成文章发表，最终产生了一个新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新的口号既突出了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又继续追溯，将民族勃兴的诉求与五四文学传统紧紧相连，从而在民族主义的呐喊中贯注了现实反抗的不屈意志：“五四以来，形成了新文学底主流的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反映了人民大众底生活。”尽管新的口号并没有对“国防文学”提出任何批评，而且还特别声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统一了一切社会纠纷底主题的”“是统一了那些主题，并不是解消了那些主题”。

然而，在周扬等人看来，这依然是不可容忍的。发表鲁迅署名的文章受到了百般刁难，胡风更遭遇了上纲上线的斥责。周扬认为，“他抹杀了目前弥漫全国的救亡统一战线的铁的事实”“在理论家胡风先生，如果不是一种有意的抹杀，就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基本认识的错误。”<sup>13</sup>新口号的提出确实是触动了某些“领导人”的敏感的神经。他们显然不准备接受来自同一阵营内部的不同的声音，即便这声音尚未和他们公开对立。

不仅如此，1936年8月1日，就在鲁迅去世前的两个半月，徐懋庸作为“左联”的党团书记，曾得到鲁迅信任的一位年轻人，竟然写信指责鲁迅，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提出是“故意标新立异，要混淆大众的视听，分化整个新文艺运动的路